

慶祝香港回歸

25th
ANNIVERSARY

悔過盼報親恩 暴青奮發重生

執筆「破冰」感激父母不離棄 重返校園立志做工程師



◆ 安仔重拾書本，實努力追回失去的光陰，日後能考上大學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◆ 安仔（左）在懲教主任李善行（右）等懲教人員輔導下，重返正途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人的一生中，25歲正是經歷躁動青春期的火紅年華；今年25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經歷過令人心痛的2019年前後那段日子，部分香港青年當時被反中亂港分子「洗腦」、受煽動到處破壞，不少人因此受到法律的嚴正制裁。在此過程中，香港社會亦猶如寬嚴相濟的父母，苦口婆心循循善誘，給予迷途知返的子女回歸社會的機會。

對於涉黑暴案件而被捕的安仔（化名）來說，從被捕到判入更生中心的兩年是難熬的，以往所謂的「手足」對他不聞不問，讓他認清煽暴者醜陋的真面目；而過往關係惡劣的家人從不言棄，定期長途跋涉去探監；識字不多的父母學寫信給獄中的安仔以鼓勵，點滴父母心感化浪子回頭，重新認識自己、家人、社會以及祖國。安仔刑滿後已重返校園，發奮朝着土木工程師的道路發展，以報答父母及彌補曾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傷害。

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

回首那段糊塗往事，17歲的安仔流露出極大懊悔。他近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，當時被網上討論區的假新聞「洗腦」，誤信「和平示威不能改變社會」及所謂「違法達義」的歪理，並在朋輩影響下以激進方式表達不滿，卻未曾考慮給自己及社會帶來的後果，「未有想過自己會被拉（拘捕）」直至被捕時他仍誤信網上有關被捕者「會受到暴力對待」的謠言，但實情是整個扣押、研訊過程都沒有屈打成招或傷害被捕者的情況，他才認清網上的假資訊並非事實。

認清「手足」假仁假義真相

不單他從網上得到的資訊是錯的，連過去稱兄道弟的所謂「手足」也是假仁假義，真相是「叫人衝，自己鬆」，出事後也沒有向安仔伸出援手。

是誰不離不棄陪伴在身邊？是過往關係欠佳、經常因意見不合鬧翻的家人。安仔坦言由被捕到被檢控，承受極大壓力，期間他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，「被捕令家人擔心，自己亦回頭反思，究竟（自己）為何要這樣做？」父母在其人生低谷用盡各種方法鼓勵，「父母不太識字，但他們盡力學寫信給我，鼓勵我；當我入了更生中心後，他們夏天不顧炎熱天氣來探我。」

除了父母，社會亦不會放棄每名真心悔改的青年，教化迷途羔羊的重任就落在懲教人員身上。剛入更生中心時，因受網上假資訊影響，安仔起初對懲教人員十分抗拒。經過懲教人員縝而不捨的努力，終於打開他的心扉。在懲教人員的勸說鼓勵下，安仔執起紙筆回信給父母，兩代關係因此「破冰」。

懲教人員更是安仔的人生導師，一點一滴教授人生大道理，使他學懂换位思考，嘗試從父母及成年人的角度看問題和事物，「阿Sir整天講要記住阿爸阿媽點樣幫你，不要令他們失望、辜負他們的期望。」安仔以往被扭曲的價值觀也被糾正，「阿Sir話犯了法就一定要受到懲罰，不能夠逍遙法外。」

他最難忘的是懲教人員提點他經常審視自己的問題，「有心理組的阿Sir問我平日有沒有照鏡，我初時不知為何有此一問，原來背後的意思是希望我不只是看到別人的問題，也應該看到自己的問題並作出改善。」

懲教院所既是懲，更是教，更生中心讓安仔重新認識自己、家人、社會及國家，使他從過去的渾噩小混混，成為如今有的人生目標的上進青年。早前完成刑期的安仔現已重返原校重讀中四，犯事令他失去兩年寶貴光陰，也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。他說：「中四是新高中的第一年，想打好基礎，好好讀書，考好DSE（中學文憑試），日後升讀大學，希望能成為一名土木工程師，除報答父母外亦對社會有所貢獻。」

安仔猶如香港社會部分港青的縮影，曾經糊塗過、迷失過、被人利用過，但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，如定海神針穩定了局面，實現「由亂到治」的轉折。對於像安仔這樣迷途知返的青年回歸社會，各界要有春風化雨、潤物無聲的耐心，堅持不懈開展教化工作。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

不忍青年與母決裂 懲教主管做「和事佬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曾立本）

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所有愛香港人士的痛，心痛的不仅是社會一度失去安定，還使部分青年留下人生污點。在懲教署工作30多年的更生計劃統籌主管林賜良見盡不少在囚者，最惋惜的始終是數以千計因干犯黑暴案被捕及判刑的青年，他們在煽暴派「洗腦」下犯事，悔恨一生。他說印象較深刻的是一名判入院所的大學生，「若從父母角度看，其實個心是好傷，兒子培養到讀大學，怎知入了監房，不是因為貪財或打家劫舍，而係被人利用去追求所謂的「理想」……」

修例風波的犯事被捕者當中約四成為學生，原本大好的前途留下污點，並要

為自己所犯罪行付上沉重代價。林賜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，回憶在眾多黑暴青年的輔導個案中，有一個案費盡懲教人員力氣，該名青年與父母因為政見不同而決裂，母親多次勸阻他不參與違法活動，但青年不聽從，最終犯案被捕及被判刑。懲教人員在輔導該青年時，其母堅決不肯來院所探望，青年也表明不想見母親。懲教人員卻未言棄，透過相處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，發現青年與父親的關係較為和睦，遂從其父親入手，不斷做「和事佬」改善家庭關係。

苦口婆心勸說 打動親子重逢

林賜良坦言，這個過程絕不容易，「最初一次、兩次、三次都未能邀請到青年的父母到院所探望，甚至開頭母親連電話都不肯聽。」懲教人員沒有氣餒，不斷嘗試將青年在院所內的最新狀況轉告其父母，以及鼓勵青年寫信給父母。在懲教人員苦口婆心勸說下，最終成功打動父母願意到院所探望兒子，兒子在見到母親時，也會主動慰問和關心對方的健康，一家人的關係最終修復。

「改善他們的家庭關係，有助減低他們再次犯錯



◆ 林賜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的機會。我們並不只是純粹幫到一名年輕人，而係成功幫助一個家庭的關係重修，因為家庭的支持對青年好重要，當他們離開院所後能否行返正確的道路，家庭關係是好決定性。」林賜良說。

林賜良見過不同類型的在囚者，但他始終保持着「人是可以改變」的信念，「懲」與「教」並重教化每名在囚者。他說，因黑暴案而入院所的年輕人，經過更生計劃輔導後，至今都未有再次干犯黑暴案被捕。

「去激化」糾正歪理 培育愛國情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曾立本）社會樂意給予真心悔改者改錯的機會，而懲教人員是在在囚者最先接觸到的指路人。在整個教化過程中，懲教署認成並重，先制定一系列「去激化」更生計劃，糾正在囚者的激進思想和所謂「違法達義」的歪理，以建立守法精神，然後重建家庭觀、社會觀、國家觀，過程中特別着重國民教育，培養他們愛國愛港情操。對於一些冥頑不靈，甚至在獄中結黨結派搞破壞的在囚者，懲教人員絕不姑息。

更生計劃統籌主管林賜良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，因黑暴案件被判入院所的年輕人，特點是思想較激進，不覺得自己有錯，以及普遍學歷較高，不乏大專或大學生。懲教署需要進行一系列「去激化」更生計劃，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這群青年的價值觀已歪曲，執意認為自己無錯，懲教人員需要潛移默化，讓他們了解實際情況及理性思考，明辨是非黑白。「這項工作不是只處理青年問題這樣簡單，背後還有好多不同持份者，例如家人、僱主或朋輩等需要同時處理，特別是家人對他們影響力好大，如果家人與青年因政見不同，導致家庭關係破裂，我們需要做好多重修工作。」

懲教人員先評估他們偏激思想的嚴重程度，再根據三個方面配對合適的更生計劃，重塑正確觀念及價值觀，包括認識國家歷



◆ 懲教署會與團體合作舉辦粵劇體驗活動，加深在囚者認識中國歷史。懲教署供圖

史及國民教育、心理及價值觀重整、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修，按部就班訂立目標令他們逐步去除偏激思想。其中認識國家歷史及國民教育方面，除配合教育局的教材元素外，還會以多元化教授方式講解中國歷史及國民教育，如使用虛擬實境科技，或透過造紙、中國傳統工藝遊戲等活動，以加深他們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。

至於心理及價值觀重整、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修方面，懲教人員在臨床心理學家協助下，透過心理輔導評估青年的更生需要，還會舉辦不同親子活動，例如邀請家人一同參觀院所，舉辦生日會或講座，「教



◆ 懲教署亦會使用虛擬實境科技，讓在囚者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。懲教署供圖

家點樣做父母、怎樣與子女相處，懲教人員會擔當橋樑幫助大家重修好關係。」即使黑暴青年完成服刑轉為守行為，懲教人員仍會家訪跟進。

不過，對於無悔意，甚至在獄中結黨結派搞破壞的在囚者，懲教署一向採取「防患於未然」的策略。署方會根據在囚者所犯的罪行、背景、影響力等，將他們分配到不同保安級別的院所及不同的地點，以免形成勢力。而在日常運作中，署方會透過保安監察系統及情報網絡，對目標人物進行嚴密監察，適時採取適當行動，絕不容許有任何在囚者試圖結黨違規，破壞院所安全和穩妥的羈押環境。